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川集卷十七

明 歸有光 撰

記

世美堂後記

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丘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為人倜儻奇偉吏部左

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為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閎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阯為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逋官物鬻於人余適讀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閒靚可以避俗囂也迺謀質金以償鬻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讐其直安亭俗呰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之請寢丘韓獻子

遷新田之語以為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訾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為吾父母酒醴乃敢嘗酒獲二麥以為舅姑羞醬乃烹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遘憫不自得者終默默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媪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

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竇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毁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祭留修圯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慘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為世美堂後記

重修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齠齔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為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為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别創宅於須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玄嘉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葢指今舊宅大父居也已而吾

與伯凡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須浦顧太史九和為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闢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蓝作重疊樓子週圍滿架五色燦爛所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為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支撐傾陊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

之又可得百年吾修此堂亦謂尚可及百年也第年往歲徂德業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存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余既修承志堂而左右室壞不可支爲撤而新之其左葢吾大父爲世父與先君延師友講習之所時王汝礪先生居師席而朱布政觀張僉憲寛皆從王先生而二公更為世父與先君師時與先君同學往往亦有貴者

其後世父復授徒於此室余今亦方與學者講論六藝以修先業故名其左曰論室其右則余先君喜邺貧士故友張自新子賓嘗假以授徒於此室先君為館穀之終歲不厭子賓雖亡當時從學如沈孝猶從余遊能談少年時事又以為先君賓禮賢士之所故名其右曰賓室顧余仕宦不遂既老而貧無昔人開府節鎮之榮貴而妄爾改作此余之所以已成而為之媿歎也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為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於眉眥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脱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于窮而直以窮為娱百世之下諷

咏其詞融融然塵查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于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為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于外飢寒憯于膚而情性不撓則于晉宋間眞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于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為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

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戸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畞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黄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為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為吴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

壬寅予始携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羡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予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携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絶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没悲痛之極以為

大怪無此事也葢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戸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緣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漓曷如古先渾敦檮杌天以為賢媸陋癮躄天以為妍跖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覬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歿於

賊間遺書在笥其父含㖠胡為吾兒愈思愈姸爱有貧
士居海之邊重趼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
吾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
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真為可憐我庭
我廬我簡我編髧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緑衣在我之
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耶非耶悠悠蒼天臘月之初
兒坐閤子我倚欄杆池水㳽㳽日出山亭萬鵲來止竹
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為祉豈知斯祥兆兒

之死兒果為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璧可質大風疾雷俞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其在室吾朝以望及日之昳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清泚東望大海之蕩潏寥寥長天陰雲四密俞老不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

豈曰無之吾匪怪譎父子重懽茲生已畢於予天予鑒此誠壹

項脊軒志

項脊軒舊南閤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

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迨諸父異爨内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為籬已為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甞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甞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玆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

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為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

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隆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余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閤子且何謂閤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卧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閤子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

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葢矣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累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為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共在學宫者為

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為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為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偉類鮇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閶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

風獵獵髣髴漢大將軍兵至閼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偃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夢鴞堂記

凡州縣治其後皆為夾道而官之長貳之私宅別為一區惟長與治後廹於城故令之宅無周垣門廡燕居之堂與前堂簷相接也余來為縣屬久廢之餘為修經閣鼓樓左右廊廡起吏舍倉庾成橋梁築月城水門一歲

中罍具而燕居之堂穿漏傾圮復加完葺之雖前除不敞而堂中若加恢廓如人外處迫隘之形而中不失寛綽之度因得休暇觀古圖書於此會有事於貢院一日夢寢庭中有函牛之鼎其旁有破裂處方命修補之覺而以告諸同事適長興之士試而得雋者三人衆皆以為鼎足之應未幾而南都報得雋者又一人或又以為補鼎之驗也夫占者之云其果云爾已乎葢鼎三代之傳器也聖人取以為卦其辭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

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其為王者之事矣然又以象三公者何也誠以天下非人主所能獨運而所藉者輔相也故鼎天子飾以黄金諸侯以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以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讀鼎之辭可以見君臣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聖賢明天子當以聖賢置之三公之位不宜使在下僅出其否而已而制其毁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

之皇皇焉慎其所之也余少時有狂簡之志思得遭明時興堯舜周孔之道嘗鄙管晏不足為今老矣無能為矣台鼎之兆其以望諸二三子因取而名斯堂且以俟後之繼余而來者云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二年秋

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蒞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為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真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水間以是為樂而邢古河内在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内太史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

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為詩絶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微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書史自娱顧衙内無精廬治一土室而戸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為廳記使樂天有知亦以謂千載之下廼有此同志者也

順德府通判廳石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敝法未為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内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令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廼郡人為言此

官於今唯以無事為得職余歎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遯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懽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既閒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于壁因問王君行

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間居不捶楚人頗似吾君倷若求其有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踈愚疲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震川別號記

余性不喜稱道人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己往往相字以為尊敬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為獨無號稱不可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藪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尚書謂之震澤故謂為震川云其後人傳相呼久之便以為余所自號其實謾應之不欲受也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

之居恂恂然葢余所忻慕焉昔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同號因遂自稱之葢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慕尚之意云

家譜記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老輒牽衣問先世故事葢緣幼年失母居常不自釋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得事實創巨而痛深也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遠

而末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而外貪鄙詐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卹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弔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冥冥汶汶將入於禽獸之歸平時呼召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輒計杪忽俎豆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乃有以戒賔之故而改將事之期出庖下之餕以易薦新之品者而歸氏幾於不祀矣小子顧瞻

廬舍閒歸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之後乎而何以至於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飢寒而相娛不思則富貴而相攘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同母而化為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室則其情已不類矣比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如從兄弟之相視矣方是時惟恐夫去之不速而孰念

夫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謂能愛其子耶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皤然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況於骨肉之間乎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責之也宗法廢而天下無

世家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指雖居窮守約不録於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擧目動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欲作為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為譜者也

震川集卷十七

震川集卷十八

明 歸有光 撰

墓誌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棶字子培其先出自郜伯宋之南遷由關中來徙居太湖包山後徙嘉定遂為嘉定人曾祖播祖鎧家世力田父沄歲貢入太學不肯祿仕教授鄉里君少墮井

中覺有神人扶舁之得不死天資絕出倫輩年二十舉
南京鄉試考官以試題得罪盡罷是年所舉士後得旨
入太學間一科乃得會試又六年始中進士授福清知
縣縣古東侯官依阻山海徵召不時至君廉明仁恕豪
右怙服符下爭趨無敢後者先是常熟陳君明近為福
清民愛之益三年又得張君二君皆吳産閩人以為美
談甌寧李冢宰罷家居君獨不往謁李公憾以為輕已
丁外艱服除李公復為冢宰例起服官試吏部試已自

持案出君獨不肯持留一案於堂下李公以問堂吏知為君益怒遂調孝豐孝豐鄣郡山地險惡數反以故置新縣君以德懷柔之田有不均丈量以寬貧戶其豪相戒曰明府善政不可梲也礦賊數百人為亂君檄止調外兵獨部署縣人捍禦賊皆散走時倭夷鈔兩浙州縣皆相效築新城樓櫓雉堞相望孝豐獨不肯曰縣皆山賊何以至奈何困吾民也縣中清靜無事時時登天目山攀蘿緣磴躋其絶頂慨然賦詩有高世遠舉之志陞

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司馬南昌張公器重之南京歲造馬快船畿輔及江西湖廣積逋料觧八十餘萬朝廷以空名勑降兵部兵部歲遣其屬公亷者上其名齎勑以往至是君以遴行始至一郡却魄遺於是兩省望風肅然無敢以私奉君君至則與其君長議所便惟恐傷民凡歷三十餘郡周行數千餘里觸冒毒暑還至巴陵而病歲已暮過家謁母時已陞駕部員外郎欲移告不及而卒時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

有三君嫡母李氏性嚴少所假借君奉其母邵氏與其
配李氏事之甚謹財產悉以讓其弟葬其父族人許易
墓地已治塋兆室屋而悔之君即移他所無怨言有貧
士與君舊識至孝豐謁入迎延上坐衣服垢穢人所不
堪酌酒賦詩竟數日復資送之故所善馬思學殷子義
以道義相重比君貴顯待之愈厚及卒兩家妻子皆為
流涕自楚還舟中蕭然獨有文書數簏耒上兵部太倉
兵備副使熊公來視其喪篋中有金二十餘兩財具棺

歛而已嗚呼君可謂賢於人遠矣子元煥尚幼不能治
喪弟楚奉太夫人之命葬於横涇先塋之左以殷君所
為狀來請銘予故善君泣曰予何忍而不為銘銘曰
關西遜祖世太梁名與伊洛道相望太湖山中暫飛槍
聿來東海著南翔蓄潛玄懿生鸞凰兩䇐山縣如桐鄉
尚書七兵使命將清風颯颯吹瀟湘性資寛弘復清强
仁孝藹然厚懿常生齡廹促志徒長皇天不佑喪厥良
刻銘幽石固其藏悠悠千載餘芬芳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君諱允字成甫少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南渠公之仲子本姓呂氏系出正惠公端其後自河南再徙餘姚以黄籍誤書呂為李因姓李氏君高曽祖皆用少傅公貴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人母朱孺人生君於京邸七月而卒君少失母又多疾祖母楊太夫人嫡母夏夫人保抱嫗撫之稍長就學少傅公尤加意訓督益痛其母之早亡

也以縣學生升國子嘉靖三十三年秋北敵入塞邊吏以兵驅之敵大懲艾去天子以公贊廟謨功推恩廕一子君為中書舍人未幾授階從仕郎滿考陞徵仕郎贈母朱氏為孺人嫡母在而所生母得贈蓋特恩也為中書五年大官供酒膳侍殿班書金冊遇萬壽節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十八年上冊封荆王吉王武安侯為使君為副使以行祗事不受遺宗藩敬之尋請告歸餘姚養疾葬母於曹娥江之黄山空方築塋為建祠而養其外

祖母且置後施恩毋黨亦自痛其母之蚤亡于是滿告辭少傅北上是冬風雪異常衝冒寒威十一月陛見還職病增劇以二月壬辰卒實嘉靖四十四年也年三十有二配邵氏邵武知府某之女封孺人君尚未有子正月他姬生一子於家少傅公命之曰彭孫報至君病已亟發書而喜君天性孝友為人偘偘自將長兄元弟允並為中書舍人兄弟三人同省當世榮之君不幸蚤殁而為人才賢不能無傷少傅之心矣於是將歸葬於山

之原卜嘉靖其年月日長中書以其官其之狀來請銘銘曰

成甫子子修羽蚤頡少傅仲子豕於休祉錦衣内廷競爽濟美賢如子淵壽亦如此天厚其始不厚其止亦有遺息繩祖之履

外舅光禄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公諱庠字子秀其先李翁居吳葑門之莊渠依其姨母因從其夫姓為魏氏而居崑山之眞義大父諱鍾生二

子諱奎字孟文恭簡公之父也恭簡公諱校仕至太常寺卿知名於世諱璧字仲文公之父也娶趙氏宋周恭肅王之裔公以貲入太學選授南京驍騎衛知事胡端敏公在南部見之嘆曰魏知事修謹眞不忝子才弟也子才恭簡公字端敏與恭簡故善是以云居官八年日騎馬清都街從其賢士大夫遊衛幕閒冗事莫足以為也會仲文翁病上疏乞休遂以光祿寺典簿致仕始仲文翁已有田數百頃公守成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四

方士來造恭簡公退即公所飲酒眂館致飱禮無不備有乞貸不能償常折其劵故李氏之在莊渠尚以百數恭簡公歲廪米有差公則傚而行之眞義亦名航頭面婁江而東遠大浦多湖瀼田肥美居人數百家吳俗苦重役上戸常巧免移之下戸無能存者公獨自占其役以是家家得休息至今航頭號稱殷盛太史公云千里之内賢人之富者公其可以當之矣公為人清秀望之恂恂然人或曰魏君若寒士必當中朝清列今坐數十

囷廩累之矣自太守二千石以下莫不聞其賢加奬嘆焉顧孺人年十四家盡亡來歸於公仲文翁夫婦憐之如己女孺人亦曰翁媪吾父母也公赴官獨請留養而以他姬侍往子女非其出愛之均一内外雍睦無有間言元末有高士顧阿瑛居此里魏氏其富與埒而孺人姓與小字適符焉公卒於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八孺人卒於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二子男五人希明希哲希直孺人出希正希

平側室出女五人適鄭若曾歸有光姚員孺人出適顧夢穀晉驌他姬出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十一人恭簡公之世欲復姓未果而嗣子鄉進士續先從李姓及公子希直中鄉貢在禮部具牒復其姓今皆為李氏諸子孫壻受恭簡公之業多在成均及郡邑庠其娶嫁盡吳中大族貴官也墓在高墟始攢實以嘉靖三十三年月日大葬有光娶公之仲女痛其賢而蚤歿所以致其無已之情者惟公與孺人之壽考是祈而今已矣歲月

遠矣嗚呼痛哉銘曰

易理以大恭簡昌之世以有聞惟仲文翁精善利道萬畝治畇公克承之恭簡是師咸遂其仁方數千里德澤所浸於古宜君其世蔓延其鮮其茂共此荄根有巍高丘皇考之旁新築玄宅日月吉良既固且安以福仍雲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田積居家至不訾翁長子蚤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太

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遊京師君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為四夷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多綺紈子弟君於其間偘偘自將寺中號為閣老序班每朝會臚句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遷陞為司賓署丞奉使至邊犒軍歷太原雲中鴈門兵官皆戎衣執櫜鞬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登五臺山觀清涼寺人以君為榮既竣事南還丁外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內

艱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嘗以天子仁聖稽古右文制禮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四方鄉風日月之所照莫不賓貢奇琛瑋寶呈表怪麗絡繹於館候無歲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窮島小夷懸度大海來為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動每言及常憤悒數為大帥運籌策帥亦奇君數從君問計會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時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

之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已而連丁内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為適耕翁以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氏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二人長適嚴治次適丘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人二元尚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父弟懋最後廼登進士焉善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於其原來請

銘銘曰

吁嗟張君志高騫執法殿陛何肩肩象胥之職常優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滄海波濤連毁瘠苫凷歷二艱永矣長逝無北轅用之不盡彼蒼天留其餘者遺後賢我為銘詩刻其玄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壁字惟拱自號如川曾大父諱昱大父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君年二十餘

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君之試也同考官得其卷以為絕出持以示他教官會持卷者坐口語所取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所以故得薦於是試禮部者四乃就鄱陽教諭未上以母喪歸服除改建昌之南豐南豐學者得君之條爭自奮勵起為進士蓋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矣久之陞建安知縣君為人抗直所事大吏以為儒官多假借之及為縣見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顏色自以為不能欲謝去上官由

是知其人也卒强留之楊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一繩以法豪右皆怗怗汀漳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轉輸之君曰民旦暮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解銀而米商隨之矣即解銀米商果隨之他縣糴者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即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

史卒自愧屈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刺蘇州詰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為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歎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孤與寡母幼弟妹相依倚煢然也既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鄱陽為禄養而前敎諭未滿君方待次太孺人客死竟不得禄養還又遇盜掠之湖中幾不免及為吏尤清苦終以不屑意而歸葢生平備歴辛艱而其志意不少屈云君卒

於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其葬以明年十二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七先孺人袁氏後孺人李氏子男六升晉泰鈺金銓女四孫男女七鈺曰吾先人宦不遂其所存有以異於人不可以不傳以其友李昭所為狀來請銘銘曰

靡靡而趨謂之捷也孑孑而居謂之拙也亦有不然以直為說也彼逆與順猶一吹也噫惟項涇之原有古君子之墳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嘉靖十年朝議以州縣歲貢循年資非祖宗制法意乃勑天下學校掄其才者而沈君在選久之貢法復變用事者稍抑之君方試吏部廡下風颺卷爲墨所污試遂殿得樂清丞以去踰年卒於官舍其子衍慶等歸其喪權厝焉後六年祔於天平山祖塋而請銘於予予生後君然嘗同在學宮會食博士堂中貢法行予亦與其選時東南之美咸在留都日夕聚白下君居其間言若不

能出口酒酣怡然人多樂與之遊君在吏部予亦試春
官方聚邸舍中聞選榜出在坐者皆歎息以為君屈君
歸治裝予又送之於家在城西絶岸間方令工製新衣
衣以出拜視其色初不以官為意也今因其子之請葢
間五六年悽然如復見君矣君諱大梁字景和别號阜
齋其先居吳縣竹橋又由陽羨轉徙崑山高祖方贈大
理寺評事曾祖魯祖存城武縣知縣父濤君為人孝友
同母兄大楠三為二千石不忍其母萬里就養自以菽

水之養奉太夫人安焉事其寡姊終身不怠於其妻不以其病失夫婦之懽為攝令賑歲饑禦漳寇罷衙前支應有稱於温人君生於弘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嘉靖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二妻胡氏繼王氏子男七人沈氏世宦而君又多男子以才雋稱當有以大君之家者銘曰

紉薜荔兮時所棄也絆騏驥兮行不至也人之恚兮已施施承纍纍兮有以遺之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君諱隴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蘇州之嘉定文祥生子富子富生文享文享生士牧士牧生彝彝生寅是為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來處海上其後子孫繁盛稍稍析居多為富室葢蘇氏至於今而衰惟君以寛厚不苟於利然獨能保其家嘗為弟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尚書龔公弘之女尚書為都御史治漕河奴乘勢折辱州縣官官以為尚書親

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所過深自歛約人無知者嘗至一縣坐郵亭適此奴侍立人驚告其令令始備禮送迎其為長者多此類由太學生一為河南葉縣丞即引疾謝去葉縣民為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高價買者竭貲産不勝其害君令平價出銀顴使富戶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羣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刼君簡丁壯為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焉葉縣人尤稱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十

九年君年六十有三以五月二十五日卒子男二九河先卒九疇太學生女四嫁劉佀陸瑶徐佀葛汀孫男二女一二十年十二月九日從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沄沄更起而頽惟蘇君賢久而愈培蘇君在葉撫民如孩庇其牧政家有牝駥克奮其武遂皙文臺雖官之冗亦展其才日出之處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於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為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為醫官元元貞中永卿為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為樂清主簿又四世君之考

埣為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為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遘危疾禱於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瘉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答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叙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為之婚娶凡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翛然既聲譽遠出諸生上試

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為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宂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洛問而得君之裨益為多令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賔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為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為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為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

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祲米價騰踴君為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即還言於大吏權假邳盧兵為援賊薄城下君仗劒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逺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即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迤邐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欵兵被調城守君出私

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論議施設及於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為亦可以不曠於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為諸生見君所爭李焰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辯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為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即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

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嶽嶽為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為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為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於家而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銘曰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於京弗試其庸念不一繹以

卒爞爞言夢陟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寶宮日月光曜天瞿曨曨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占之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痌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曷既其終

永平張封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鳳舉字騰霄雲南永昌人永昌故金齒也洪武中凉國公平雲南永昌初未置郡徙京民居之張氏世家金陵今二百年為金齒人其縣曰永平其世系

事狀在别記君少力田自奉菲薄性介特為巧黠者所
嗤笑然不為意雖貧而尤喜賙人子德化隆慶二年試
禮部不第試吏部時天下謁選者數百人德化試第一
為中書舍人德化貧不能自給猶節縮禄廩寄遺以為
養於是德化在中書二年餘永平有上計吏來京云君
已歿而無家問德化悲痛疑不肯以為信計吏云以其
月離其縣過舍人門見皆衣縗又知其歲正月君出赴
鄉飲人言老舍人殊衰憊至扶以還家亡何聞有疾疾

少間能自扶起人又曰老舍人亡恙矣閒一月竟死死作遺令撿篋中文書為數封各有記以竢舍人歸且言其月日時皆有據驗德化號踊發喪葢君以隆慶四年三月庚寅卒年七十有五配劉氏慈而能教德化初借人書讀孺人脫簪珥為買書奉祭祀尤潔誠孺人以嘉靖某年某月卒年若干孺人先葬於寶珠山德化卜於某年某月葬君于薩祐山去孺人墓若干里以予同在中書泣請銘銘曰

張自江東初為遷民匪僑而安蕃厥子孫皇風遐暢禮
俗恂恂後有逸老訓廸嗣人入掌絲綸命為天子邇臣
既及祿養順化還眞博南山高蘭倉水分悠悠荒外載
我銘文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户所正百户晁君墓誌
銘

君姓晁氏諱相字民弼其先廬州合肥人父諱聰祖諱
貴曾祖諱寧高祖諱通海是為國初以從軍功始授鎮

海衛崇明沙守禦千戸所正百戸者也通海至於君凡五世世其職于視晁氏之黄其初起七跟隨邵六元帥以是功子孫世世不絶而邵六元帥者今不可考其人矣葢興王之際三十四功臣富貴淫溢亦多隕命亡國耗馬衛所之世襲常不替所謂長沙著於令甲而稱忠有以也夫君少通毛詩為縣諸生御史試高第與於廩食再試秋闈不第會襲父職曰我世武也兢於文以求庸夫乃非其分乎於是戎服以待有司之命歳大饑請

轉六邑之粟以餉軍軍無庚癸之呼江北鹺盜發奉檄往擒之流賊南潰以千兵扼京口鬨事平有白金之賜此其居官之可紀者其子廷宣既壯矣乃曰吾好文也而以武終其身夫乃非其志乎聖人在上海波不揚武夫無所効其軀吾其可以已遂老於婁江之上築室藝圃飲酒賦詩以終馬安人顧氏刑部郎中進階朝列大夫謚之女年十九而歸君有賢德通孝經論語治家有法子婦儀其德馬君卒嘉靖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得

年五十八安人卒於其明年九月初一日得年六十一子男三長即廷宣襲百户以捍海功有都督白金銀牌之賜次廷寵鎮海衛學生皆安人出次廷憲縣學生側室沈氏出也女二百户揚州官舍林憲鎮撫包守正其壻也孫二中用縣學生中立廷宣子也廷寵無子以中立為子嘉靖三十年十二月令葬崑山東北塘涇字圩之新阡銘曰

維晁氏先為百夫長載其閥閱以克世享介而乘舟出

沒海波大浸稽天莫之誰何施于孫子不懈于位廼營苑裵吉壤是遂偕其伉儷飲酒栽花終藏于茲永遲海沙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歙李氏之譜蓋出唐之末裔永寧仕南唐為寧國判官宋景德中始為歙人崇吉知福州九世至雄縣知縣蘆蘆生社鼎社昂客海虞娶殷氏女生君而歸歙久之不至女抱其子織袵以生比父還君已生八年矣因携至

歙敎以書文而父尋沒丘嫂疾之君悉讓分而出稍長客嘉定嘉定南南翔大聚也多歙賈君遂居焉亦時時賈臨清往來江淮間間歲還歙然卒以嘉定為其家長子汝節遂以其縣學生薦于禮部而諸子皆遊縣學歙山郡地狹薄不足以食以故多賈然亦重遷雖白首于外而為他縣人者葢少君固樂南翔風土而其為人有惠愛雖南翔亦唯恐其不留也里有爭訟君居其間必右貧者時時散金以周貧交及妻族之不能婚娶者臨

没命其子曰吾父兄弟二人汝等幸自給兄子單薄不能不念特為之分以贍之兄子其少時出居者丘嫂子也初朝廷興大工臨清有營部廠君在臨清輸財以助甎授成山衛指揮使已而嘆曰國家有事民輸委分也所賜章服拜受而已未嘗御焉嘉靖某年月日葬於嘉定第二塘之原君之子汝節予敎安亭時所從學者也予以故知君銘曰

於赫唐宗今為庶士維歙之譜自遠有出有美成山義

輸之幟恩賁天臨不衣其襚東海洋洋新宮永閟千里
黄山英魂所跂考德列銘以著攸始

明故例授蘇州衛千户所正千户陳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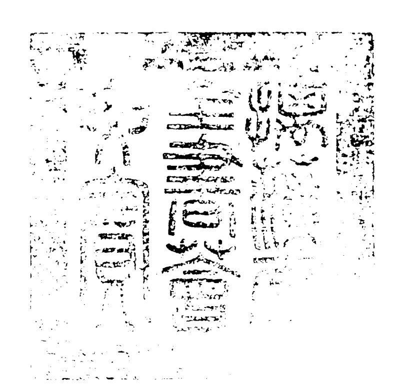
君姓陳氏諱端字仲德世耕于崑山馬鞍山之陽君之
考泰始能殖其貲晚歲有田千畝而生三子君與其仲
璋皆少其季尤少也而君之考既卒里中人相與言曰
陳君辛勤至老今遺其子其子皆不更事行且見其家
廢矣乃復相與計以重徭困之君兄弟益自奮一人往

役於縣一人居鄉課農歲有所積而君性長厚務盡懽於其弟嘗所推讓千金不論也以此兩人交致其力人亦多此兩人者為市田宅而君田歲多浸沒君為溝塍陂池甚備又浚楊林風塘五界諸水議役田通乞貸凡以便於民亦卒以得民之力也君諸子既遊太學君亦挾其貲之京師遇例授蘇州衛千戶所正千戶歸而頗以自娛益治宮室園池為富人之樂而不幸已矣時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倪氏子男二人簡太學生

第弟璋出也君以其多子養為己子女五人適朱可觀張良楨顧袍王楠其一許某以卒之明年葬其舍傍之先塋簡受學於予於是來問銘銘曰

世芬華以顯榮兮君力耕以並馳亦夫人之能兮奈何以相唖彼鳴玉而衣寶兮又豈其宜嗟玉峯之嶙峋兮君生於斯千秋萬年兮常在兹

震川集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錄監生臣孫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川集卷十九

明 歸有光 撰

墓誌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君諱集字思成曾祖諱泉太常寺卿祖諱鉞承事郎父諱景清太學生太常公以善書受知長陵在内閣三十餘年文雅風流稱於當世其子孫富貴多綺紈之習君

生時夏氏猶盛其後中微君獨守寒素為諸生兄弟有爭産訟官訊其狀判歸君君曰兄弟以爭而吾獨何忍饗之固辭不受御史試高等當補廪忽遘疾曰吾病不能事事何可虛受學官廪米耶遂以病告使其次補之姊寡撫敎其甥盛仡仡後成立為縣學生聚徒數百人鄉里稱君之高誼君屢試不第即移疾不出扃所居曰抑抑齋學者稱為抑齋先生君少以多病遂精醫理為人診治不責其謝貧者至遺以菜米人以故多懐之太

常公賜墓至今百餘年宰木森然君率子弟歲時封植之以無傾圮有光祖母承事之女而君之姑也世父及先人與君為親中表兄弟有光少為學生猶及見其皆在學宮相隨雁行逡逡然可以見盛世長者之風先人長君五年皆以是年卒悲夫世愈囂競而前輩遠矣君卒嘉靖壬戌正月庚子也年七十有三配王氏應城縣知縣永之孫女有慈儉之德後君四年八月丙子卒年七十有八以隆慶庚午十二月甲寅葬祖塋之右王孫

人祔子男三紹貞從吾從昌皆學生女五孫男七孫女六曾孫男三族子綸狀君行事而來請銘銘曰

百里之縣公卿代有富貴而文夏公最久生是名家尚有典刑佩服儒者誦法六經於維夏公啇錫之墳陪以四世稱其後昆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河南安陽人元季有諱安貞者知崑山州始為崑山人君諱可能字體中大父封承康知縣諱詁父雲南

右布政使諱秩君其第四子也雲南公兵備江西撝華林大帽諸山賊有功寧王心憚之深相結納嘗呼公幼子入抱置膝上許以郡主妻之公遜辭以免其後邀君為宴張樂陳百戲君時年十五六美姿容王欲得君壻甚君佯為不喻其旨謝歸故不及於禍人以是多君之識公既歿君以縣學生遇例告入太學忤御史輙即棄去乃益勤苦持先人門戶里舍時節慶弔往還未嘗失禮構屋婁江上堂宇奕然其纖嗇言治生者不及也比

更變故日侵削家凡五徙而意氣自若性好佳山水歲載妻子入越遊西湖初伯兄事生産每洛君必盡其計畫其季遊閒喜賔客君常參與懽宴於兩兄間皆得其心而鶺鴒急難死喪之義尤備平生不媕阿隨人是非尤能容人之過人有火其田廬者吏収眞法竟為乞免常語公居官時事抵掌激昂葢其中有自負者惜不用於世無所見之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壬辰卒得年六十有七娶金氏子男六人執玉先卒執璋執璧皆學生金

孺人出執瓚執瑁執琮諸姬出執瓚先卒女二人適縣學生朱應望陸尊道孫男四紹堯紹舜紹禹紹文孫女三人以其年十二月癸酉葬縣東南之蔡巷金孺人祔君既病命其子屬其從子執禮曰吾見世之為銘誌者率以美行飾其人顧亦何當而使死者長愧於地下惟歸子文質幾得其實吾死汝為狀必請之銘可無憾銘曰

維昔王公仕宦有聲秉憲揚楚實庀其兵哲山流寇辭

婚逆王天子嘉之命殿于滇功庸方載不永其年公實有子而賞不延負其才用終死丘園書此玄石俟後之賢

朱隱君墓誌銘

君諱珽字朝貴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蒲華里考諱錦祖考諱毓曾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冐陳氏而贅於朱趙湮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為朱氏故里人皆稱為橋内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九歲里中豪來

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盡敬豪益倨君瞋目直視語祖母曰是人何為者也持杖罵且逐之豪遽起出曰健兒可畏也嘗以事謁龔尚書應對慷慨尚書曰惜子居田舍若為士作能吏矣忽一日棄耒入郭中問儒生學弱冠選為社師吉月令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常獨稱善代父徭之京師道塗所經輙籍記得進士録展不置曰設吾有子當使為此輩人時子用賔未生也嘗以財推讓其弟而性好賙卹人遂至不能自給日取古詩

吟咏怡然自適晚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能忍睚眦之怨至老乃益寛和絶不與人較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年幾七十子用賔登鄉進士主司第其文最高學者傳誦之卒償君所願云君配李氏繼嚴氏孫氏子男二人長即用賔嚴氏出友恭尚幼女三人王項陸萱吳中英壻也余與用賔數於京師相見嘉靖四十一年同自南宫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四月謝世而君以五月三日實與用賔同此終天之痛用賔

以明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漕浜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因同年進士秦需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尚在殯何忍為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

性婞直兮不能莞也躬草萊兮委墳典也茍為義兮自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搴也逃閒野兮老閑鍵也惟命之逄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戩也吾為斯銘石可篆也

馮會東墓誌銘

會東居崑山之安亭好吟詩往來吳淞江上濱江有禪寺會東時時獨坐古桂下吟不輟人多笑之會東常以客授自給一日過上海陸文裕公時五月有朱橘垂顆公忻然曰聞馮雪竹久矣請為賦詩會東即口占語逼唐人公大稱賞之雪竹者會東別號也會東性瀟灑好遊觀山水而力不能有士人遊者顧挾會東以為重頗遊吳越諸山及匡廬武夷至輙有詩以傳久之病目不出文裕公子思禹以江上別業贈會東會東父子力耕

其間後日本寇掠會東乃走上海城中潘錄事為分宅居之海邑士大夫白文裕公所賞固已奇會東及是爭迎延之然會東以目病辭不出張都御史邀為社會會東一造其門謝之而已秀州俗文雅愛士自會稽楊廉夫天台陶九成勝國時僑居甚樂其風土會東見重海邑蓋其遺風也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九娶唐氏子男六適遷遂達述遜今惟遷遂存女嫁黄良輔亦前死遷遂皆有詩名會東臨終屬遷曰吾死

必乞歸君銘吾墓以余素與善又余妻王孺人與會東母兄弟也遷使人之京師因陸都事來請銘葢以其年月日葬其地會東往時所自營壙也銘曰

詩人之作匪以詞豪性靈所出其道亦高古之至人全德葆眞遂累而行卷㲉而處必得其類於是焉止江水沄沄有餘清芬後或識之會東之墳

周孺亨墓誌銘

昔孔子脩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說無非教人

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是其所以為道也孔子既没天下為道術者雜出學者馳騖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脩其說以明於世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蓋歷千有餘年世與道離而為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為己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名位不足以為倡既有名位以為倡非獨其志義篤信之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禄之士慕高名者亦紛

紛馬求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久倡者既没和者隨息所謂慕高名者澌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若余友孺亨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為己任是時海内慕從者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亨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於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厲行脩其孝友忠信於家至於没身而已者此所以為先生之徒者也孺亨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亨世為太倉人父諱

廣南京刑部左侍郎其上祖考皆隱不仕以刑部公追封如其官孺亨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輙不第初刑部公為御史上書武宗忤旨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亨年十三隨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遂從之遊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為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云先生之學始得之餘干胡敬齋大要以主靜為功蓀合冲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

潛龍為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荆溪唐以德始事先生後復嚮王氏學惟孺亨稱其師說終不變余少為先生家婿獲聞緒言顧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屬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没余獨於孺亨心師之嘗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讐定先生遺書孺亨之指發為多嘉靖四十一年與孺亨同計偕北上行過徐沛至東陵孺亨病還余愴然有顧影無儔之嘆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

也年五十有九其弟士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遟村刑部公之墓夫人毛氏先卒孺亨請余為銘未及葬及是以毛夫人祔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為嗣銘曰

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其又奚恫

曹子見墓誌銘

嘉靖四十一年春予北上過徐沛遇子見先後行二千里至乾寧阻冰遂與子見乘肩輿陸行歷武清之境時

同行者晉江許天琦王同讃張國謙華亭張從律皆被薦獨子與子見落第又三年余亦登第而子見已前死天下士歳試南宫者無慮數千人而得者十不能一而一時同行者六人五人皆得而子見獨不幸予甚悲之信乎數之不可知也子見之才其於國家要為有用而竟不能究豈不可惜哉子見諱世龍松江上海人元時有宣慰夢炎者其後世次始可紀而憲使時中御史閔相繼顯於國朝父諱禺以貲授昭勇將軍某衛指揮使

徙居縣之琴村有子三人子見最少九月而孤為兒時甞以事謁縣令鄭君洛書甚器之事其所生母至孝病不解衣而寢始子見孤時頼伯兄鞠之遂以父事伯兄後兄有孫因撫抱之如子云吾以報兄德也然兄弟三人同居三十餘年皆無間言人以為難子見家澱山旁田頗饒沃故為里中大家其後稍稍衰落子見既得樂遂舉餘業而振之貲累千萬子見治生以嗇至於義所得為如救災恤患即無所愛鄭令閩人家為倭夷所殘

其子流寓松江子見首割膏腴以為鄭君祭田且為縣人唱其所為皆此類先是松江新建青浦縣子見以青浦縣學生舉於鄉其後縣廢復為上海人子見卒於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某日年四十有九妻王氏女子一人適謝允誠再娶王氏生男子子一人志尹而志阜者其所抱兄孫也卒之又明年正月四日葬於其居之西南新阡銘曰

曹氏軒轅快有邾邦荆楚憑陵而以後亡爰自西都錫

壤平陽沛譙之起禪漢而皇趙宋之世代有侯王迄於
本朝簪組輝煌厥今有家湖泖之旁才惟子見為國之
良以豐其業不究其長下藏永固俟後之昌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士淳字孺初世耕太倉司馬涇之上曾大
父諱海大父諱文俱皇贈刑部右侍郎父諱廣仕至通
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通議公娶張淑人家甚貧常
至乏絕淑人夜燃燈火紡績達旦以給食嘗有客至為

買肉盡以供客君方孩抱索之而啼公食不下咽含哺
佯入以哺君張淑人蚤世公會試北上携君以行逆旅
見者莫不憐之公得子最早葢年十六而生君故與共
貧苦之日為多方公為御史言事貶嶺海十餘年君與
繼母夏淑人留崑山日闗無儲外憂嚴父寄身蠻瘴内
顧慈闈菽水之養艱難凡甚及公位望通顯終不改儒
素之道仲弟士淹從莊渠先生遊君時時往從之聽其
議論自幼傳公易學而於詩書左氏戴記亦能旁涉北

遊太學三年告歸延同志之士閉門諷誦而已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配徐孺人嫁時已不逮其姑而事夏淑人孝謹公嘗曰此吾共辛勤兒子婦也春秋已高侍夏淑人暑月重衣汗浹執婦道甚恭甘旨不先獻不食夫亡時諸孤方童丱拊敎之皆成人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子男二邦桂邦臯皆弟子員女三嫁朱景濂張鳳翼鄭志清孫男三女一君之卒也以時月不利權厝以俟至是與徐孺

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在崑山尉遲村北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余甞讀侍郎所上疏當正德中皇嗣未生天子不御椒寢日在豹房西方喇嘛僧以妖術眩惑假子錢寧之徒貴振天下而山東羣盜流劫中原蔓延江漢間當是時天下諰諰然有不測之憂而升遐之日內外清謐卒以啓中興之治者繄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昌於朝廷也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是閱君之家狀推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跡所以貽

其後者至矣故論公卿家子弟如君者庶幾不墮其世云銘曰

直哉周公匡我武皇之死靡悔再斥窮荒孰共其荼宛宛公子依然素風厚禄止此敝化奮麗厥世云何告爾孫子其貽孔多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景泰天順之間有名臣曰葉文莊公其事具國史而其敦孝悌厚風俗以施於鄉者崑山之父老類能言之公

之歿至於今且百年縣人無不曰文莊公者蓋邑之為公卿顯人多矣久乃莫能知其子孫而公門第無改子孫不廢儒學所傳圖書數千卷猶閟藏之部帙究然封鐍如故可以見公之所以貽於後世者然非其子孫之賢亦莫能然也文莊公諱盛官至吏部右侍郎是生鄉進士諱晨晨生衡州府同知諱夢淇衡州先以公廕入太學選台州府通判其後稍遷卒於衡州云君之考也君諱良材字世德為文莊公世嫡曾孫而君母王氏兵

部右侍郎諱倬之女君内外家皆貴顯而雅尚儒素少長學校中與寒士遊處畧不見其有異至讀書為文章獨不肯後於人提學御史張鰲山以君名臣後親至學為行冠禮而字之曰世德其後御史光州盧煥校君文以為不屬草頃刻數千言其辭漫衍無窮而不出於律尤賞異之自是他御史試必甲等至大試輒不得薦知名於黌序者垂三十年始用歲貢計偕進試於廷分隸南太學又不及選調以殁人以是痛惜之君為人至孝

以衡州君卒於官不得親含殮歲時祭享倍切哀痛而事王夫人謹甚王夫人性嚴君年踰四十少有過誤猶長跪終夫人之世無敢專行一事視羣從昆弟恩若同生而生平未嘗問其家之有無時從知友飲酒自放山水間終日忻忻自其少時頗以自負思一日馳騁於當世以趾前美竟以坎壈亦無怨尤之色故所與邑弟子偕為文者無幾何時皆至大官君猶與其徒為文自若閒閣筆自語云吾生辛酉與吾同月日生者今為某官

矣又曰吾家自高曾以來鮮至中壽今年歲侵尋殆不能如吾志也已語已則又與其徒相視而笑葢君意不能忘然特用以為戲亦終無所介於心其天性夷曠類如此卒於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三娶周氏刑部尚書康僖公諱倫之女性婉順不好侈靡君每夜讀孺人為女紅常共一燈火至徹曉生子恭煥方十五日而卒於台州官舍王夫人甚悲之卒時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年二十繼娶沈氏吳江人父某以貲雄

於鄉里事王夫人餘二十年竭力孝道家所不足至脫簪珥以給而躬自儉薄甞孕而不育撫諸子若已出而於妾媵皆能仁愛之君亦數數稱其賢卒時嘉靖三十年四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四男子子二人長即恭煥鄉進士次恭炌縣學弟子員女子子一人適諸有昱孫男二人儉封儉圭女三人文莊公賜葬在溢瀆之原去縣二里所世世列葬而君當以孫從王父故周孺人先以其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在昭次至是穿故穴與兩

孺人合馬實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日也先期恭煥恭炌以友人俞允文所為狀及君自著周孺人狀來請銘余故知君者其可辭銘曰

士不待於時耶文莊公非遭時得位何以稱於天下為名臣士必待於時耶佩玉鳴琚炫煌於一世者何身歿而名湮而後知彼有所恃者雖困蹶而常伸吁嗟乎君不媿其志歸從文莊公之居以俟於後之人

沈貞甫墓誌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
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為兄弟時時過内家相從也
予甞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
山觀太湖七十二峰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
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
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虚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
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卒以予之言為然
益予屏居江海之濵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顛倒狼狽世

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沒不能不為之慟也貞甫為人伉厲喜自修飾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

學古為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葢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為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予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卒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即以是年某月日葬於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陸允清墓誌銘

余初未識允清前年允清客授吾里始見之而余性少出不能數至其館獨允清之門人丁允亨時時邀予過其家迎允清與共飲一日允清忽來見別去遂還太倉余方有中秋泛海之行舟過其城下欲訪之不果不數日還則允清逝矣悲夫余不獲與允清友也天下之學者莫不守國家之令式以求科舉然行之已二百年人

益巧而法益弊相與剽剝竊攘以壞爛熟軟之詞為工而六經聖人之言直土梗矣允清之於經益學之而求其解於中有所不能自得雖河洛考亭之說輒奮起而與之爭可謂能求得於其心者矣至於當世之務皆通解而言之悉有條理由此言之使允清獲用其有所施豈遂同於今之人哉以允清之不遇孰謂科舉之能得士也江南人多延允清為師允清獨以師道自居雖其門人有貴者不肯少降其禮流俗之人以為異而允清

行之自若人尤以此重之少貧奉二親與其世母女兄恩義甚篤日闕無儲未嘗不怡然也性剛介而亦無矯亢之行故所至人皆愛敬死之日無不垂涕初允清一日與余燕會慨然曰昔許靖有高名蜀先主不欲用之法正以為靖浮稱播海内君若不禮此人天下將以為君不好士先主卒用靖為司徒允清意謂時不能興貴名士而競隆利勢也余謂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蚯蚓當伏藏閉涸之日而覬有顯揚拔擢之榮必無幸

矣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可也允清深以余言為然允清名褱居海虞之横涇後徙雙鳳又徙沙頭皆故海虞境今為太倉州人而允清又自言其先世居尹山尹山在吴江縣云允清卒年五十有一娶劉氏有二女長適楊道立其幼未許聘所著文集若干卷經書解若干卷老子莊子參同契注各一卷卒之後百有十一日葬於某山實嘉靖三十九年某月日允亨治師喪卹其家復為之請銘銘曰

千尋干雲匠石睨幽蘭無人含芳麗順化而往寧為沴
其志之存奚用世弟子徵詞勒玄碣

周君墓誌銘

君以嘉靖某年月日卒先是其子詩試禮部下第還會
大司成奏言監學法久壞天下士雲會京師一旦不為
有司所錄往往去居家自便六館幾空非所以為太平
之觀乞下所在長吏敦遣至京脩舍法以幾化成之效
有不如詔者罪之制曰可於是詩在南雍間歲不歸不

見君之歿君歿又不以疾可痛也君之配先十年卒詩與其弟諫訓謨啟攢與君合葬於縣郭外小虞浦之原請銘於余泣且言曰先人少遭閔凶孤露無依寄於吾外家與先妣誓志自立從里師學無所成為農賈又不能就已而入縣書獄詩時為童子縣令見其文而愛之以是待吾先人不與他從事比然其教子不為一切優游而已先妣獨嚴迫不少假貸嘗曰吾為生良苦汝宜自勉吾見其其皆以貧賤發迹汝能自立無忘吾言先

妣尋卒先人井臼之事身自為之前此不問也益不欲使兒輩與聞懼用志之分詩所與遊者年皆與先人若先人益和光如已友益游吾父子間者懽然無間也念吾祖之蚤歿每祭輙潸然淚下歎處世之難不敢少自宴逸比詩獲舉於鄉始用自適而詩方卒業太學待試於禮部幾斗升之祿而天之降割遂至於此自念家故微先君先妣勤一生之力俾有田廬使詩兄弟得專志於學視前世以孤童自奮者不及詩遠矣而不一日養

尤可痛也願夫子賜之銘按其友沈孝狀云云詩語良然君諱褱字民服年四十有九孺人姓金氏年三十有八葬以甲子正月日也嗚呼人子之痛何有窮乎余聞君為從事時廵撫都御史嘗捕人誤以同姓名繫南京司寇獄論死其父老矣且無子訴於縣君為言縣令即日上狀白其寃取其人還其所全活類是稽之於古後當有興者是為銘

李君墓誌銘

鄉進士李憲卿之父曰李君諱玉字廷珮祖某父某母某氏世耕崑之羅巷村君始入城中為杜氏壻學書不就為縣掾亡何又謝去見其子脩然玉立聰明異倫撫而歎曰吾數十年謀所以為吾業者而不得吾家良田其在此也吾耕之種之而食其實矣於是日令與邑中賢俊游所以優給之者良至不令纖毫經憲卿心嘗家困於輸役君力為營構人見憲卿衣必潔食必腆經書史必備具以為其饒裕得自寬不知其實不紓雖憲卿

亦莫知也嘉靖甲午憲卿中鄉貢高等明年而君以病卒歸有光曰世俗競騖於其所欲得而日强其力所不能其可以得為者漫焉而無省敝敝於一生之勤心疲業廢趨死而後已亦可悲矣李君淳厚人也視夫騖疾以趨利萬不及一而能量其所不能而遽止挾其所能而專以無怠而卒有以享其成人謂李君之受數畸薄幾及於斷融而委去之予之論則不然李君之壽蘄於五十假令憲卿不第其寧以無死今及有以見之兹乃

所以食其勤子之報也君生於成化丙午其葬也以卒之年某月日子即憲卿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朱瀝之丘君所止委祉於後即其身孰生與死

居君墓誌銘

吳學生居鼎重以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喪其先府君明年四月初二日嫡母柴孺人亦卒皆權厝於崑山朱地村至是其生母陳氏卒而二女又相繼以夭鼎重妻顧氏復以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前死鼎

重乃卜地於三十保鱗字圩之原葬其父母妻以二殤祔禮也葢期月之間遭三喪與改葬者凡六輤車相屬道旁觀者莫不嘆息淚下曰若居氏之死者如是而世猶多人何也抑世人之擾擾而君獨可以死耶君諱懋字士勉其先吳邑人祖諱某父諱某生四子君最少故里人皆以行次呼之為舉子不就居田野飲酒放浪以自娛為人性剛於世少可嘗以事忤太守王儀儀使兩人舉以撲幾死而辭氣終不撓初無子已而鼎重稍長

遣從師問學君亦折節求賢士與之遊禮意曲至嘗望得其一言以教之鼎重為文見許可即喜甚於華袞之榮攜其子赴試所至陽羨海虞奇勝之處往往與故人相遇邀呼飲酒及御史考校日晨起夜寢候伺如諸生鼎重試失意歎叱累日益鼎重能自立矣而君竟以死得年五十有七柴孺人祖贈應天府尹諱晟父諱奎從父奇大皆舉進士奇官黃門累遷至京兆居九卿間家世赫奕孺人獨守貧素撫鼎重如己子視其妾如弟鼎

重婦髮始覆額入門愛之如女也而妾婦亦事之謹門内雍和人以為難云卒時年六十有一陳氏年五十有六其葬以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銘曰

吁嗟居君知為儒之難也綺紈之習傲以安也玩琦之辨讒以讙也夫婦慕賢志獨專也不食其報付諸天也

詹仰之墓誌銘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崑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

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迨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甚乎知豈其出於性然耶為賈與為學者異趣也今為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為賈者獨為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友吳秀甫遊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為人恍然如生相與為淚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

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岩秀昆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間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為休寧五城之詹然近世貴顯者葢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而予為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耶

朱肖卿墓誌銘

君世家安亭鎮其地於崑山嘉定兩屬故君為嘉定人亦為崑山人安亭有二沈氏昔時有沈元壽者慕宋柳耆卿之為人撰歌曲教僮奴為俳優以此稱於邑人即君之族君之考曰朱翁朱氏之外孫也君以故亦冐姓名曰朱傳而字肖卿云始朱翁好俠見惡人必摧困之而右助其良者里中人莫敢忤朱翁朱翁老而無子年六十餘矣連舉君昆弟三人君其仲也翁初自傷己得子則喜甚三兒髮稍長日挾以出走馬射雕村落中益

自誇說其有子也然翁竟及其子之成人以卒君貌頎然黑而髯任氣役人欲學其父然不如其父時其父時安亭號為富庶正德以來戸口日耗田荒不治故家厯有存者君以大戸奔走兩縣無寧居故雖强力莫能振君卒於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陳氏男子子三人果善繼善述復沈氏女子子二人適某某沈果以是年月日葬其原果讀書好古其妻宋太師王文正公之二十二世孫子妻之妹也予是以往來安亭而宮與

果遊於其葬也為之銘銘曰

維崑東境昔稱繁盛吏失其政人以疲命小大倀倀奔走四迸君於其間二日烱然怒氣填填欲奮而顛吁奈何乎天

歸府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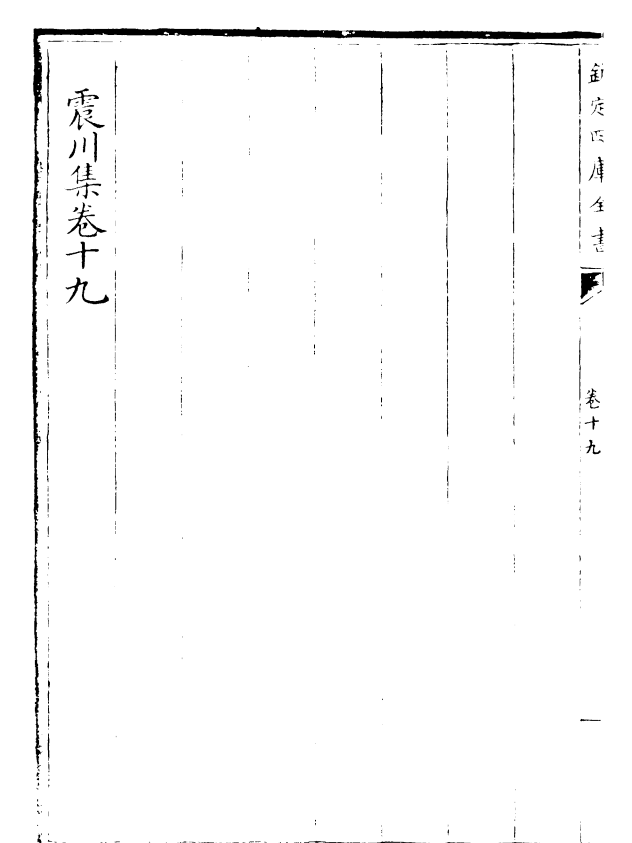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

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濆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為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為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

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浦水時湲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為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為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

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為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戸之法治京師瀕海崔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兹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穎㬪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為伍亦有别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烟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傾傾才無不可實甽晦之終古瀉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玆土



震川集卷十九